临证经验

DOI: 10.13703/j.0255-2930.20200716-k0002 中图分类号: R 246.1 文献标志码: A

针刺呼吸补法为主治疗感染后咳嗽 30 例

曾 沁¹, 肖鹏云 ^{2⊠}, 毛雪文¹, 王世广¹
(北京中医医院顺义医院¹针灸科, ²呼吸科, 北京 101300)

[关键词] 感染后咳嗽;针刺;呼吸补泻

笔者运用针刺呼吸补法为主治疗感染后咳嗽 30 例,现报道如下。

1 临床资料

30 例患者来自 2019 年 3 月至 2019 年 12 月北京中医医院顺义医院呼吸科咳嗽病专台及针灸科,其中男 12 例,女 18 例;年龄最小 22 岁,最大 64 岁,平均 (44±12)岁;病程最短 22 d,最长 32 d,平均 (26.4±8.4) d。

西医诊断符合《咳嗽基层诊疗指南(2018年)》¹。临床表现以咳嗽、咯痰、痰色白、咽痒为主,夜间及晨起明显;常因运动、吸入冷空气或刺激性气味诱发或加重;近期有呼吸道感染病史;查体及理化检查:双肺无干、湿性啰音,血常规白细胞总数及分类计数正常或偏低,胸部 X 线片检查无异常。

中医辨证符合《咳嗽中医诊疗专家共识意见 (2011版)》^[2]风盛挛急证。咳嗽,干咳无痰或少痰, 咽痒,痒即咳嗽,或呛咳阵作,气急,遇外界寒热变 化、异味等因素突发或加重,多见夜卧晨起咳剧,呈 反复性发作,舌苔薄白,脉弦。

2 治疗方法

取穴:大椎、肺俞、天容、列缺、合谷、太渊。操作:患者取俯伏坐位,穴区常规消毒。先针刺大椎穴,医者左手拇指切按大椎穴,右手持 0.30 mm×40 mm一次性毫针进针,针尖斜向下进针 20~25 mm,待气至,调整押手,拇、示指重按大椎穴左右两侧,行提插捻转补法数次,即重插时拇指向左向前(力度较大),轻提时拇指向右向后(力度较小),以针感沿脊柱下传至背部为度;再调整押手,拇、示指重按大椎穴上下两端,行提插捻转补法数次,以针感向两侧肩胛骨放射为度;不留针,缓慢出针,按压针孔以防出血。然后针刺肺俞穴,与皮肤呈 30°角向脊柱方向斜刺 15~20 mm,行呼吸补法,即呼气时进针,得气后嘱患者

⊠通信作者: 肖鹏云, 副主任医师。E-mail: xiaopengyun@aliyun.com

鼻吸口呼,行舒缓且能耐受的呼吸动作,吸气时将针慢慢退至皮下,呼气时再将针缓慢深入,用此方法行9数,吸气时出针,不留针。再取仰卧位,针刺列缺、天容、合谷、太渊。列缺向拇指方向平刺15~20 mm;天容、合谷直刺15~20 mm,得气后均行上述呼吸补法9数,留针20 min。最后针刺太渊穴,直刺10~15 mm,得气后不行针,留针20 min。以上留针穴位均吸气时出针。隔日治疗1次,每周治疗3次,1周为一疗程,连续治疗2个疗程。

3 疗效观察

3.1 观察指标

分别于治疗前后进行评分。

- (1)中医证候评分:参照《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(试行)》^[3]拟定,包括咳嗽、咯痰、咽痒,评分越高代表病情越严重。咳嗽评分:昼夜咳嗽频繁或阵咳,影响工作和睡眠,计6分;间断咳嗽,不影响正常生活和工作,计2分;介于以上两者之间,计4分;无咳嗽,计0分。咽痒评分:明显咽痒,计4分;轻度咽痒,计2分;无咽痒,计0分。咯痰评分:有痰,计2分;无痰,计0分。各评分相加即为中医证候评分。
- (2)咳嗽症状积分:参照《咳嗽的诊断与治疗指南(2009版)》^[4],包括日间咳嗽和夜间咳嗽积分,按照咳嗽轻重程度分为4个等级,分别计0~3分。分数越高代表症状越重。
- (3)莱切斯特咳嗽生活质量问卷(LCQ)评分^[5]: 用以评价患者生活质量,共包含 19 个问题,分别归属生理区域、心理区域和社会区域,3 个区域得分相加为总分,评分越低代表生活质量越低。

3.2 疗效评定标准

参照《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(试行)》^[3], 采用尼莫地平法。疗效指数 = [(治疗前咳嗽症状积 分-治疗后咳嗽症状积分)÷治疗前咳嗽症状积分]× 100%。痊愈:临床症状消失或疗效指数≥95%;显效:临床症状大部分消失或疗效指数为 70%~<95%; 有效:临床症状明显好转或疗效指数为 30%~<70%; 无效:临床症状无改善或疗效指数<30%。

3.3 统计学处理

采用 SPSS20.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,计量 资料符合正态分布,用均数 \pm 标准差($\bar{x}\pm s$)表示,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,以 P<0.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。

3.4 结果

治疗后患者中医证候评分、咳嗽症状积分均较治疗前降低 (P< 0.05), LCQ 评分较治疗前提高 (P< 0.05), 见表 1。治疗后,痊愈 14 例,显效 9 例,有效 4 例,无效 3 例,总有效率为 90.0%。

表 1 感染后咳嗽患者治疗前后中医证候评分、咳嗽症状 积分、LCQ 评分比较 $(\%, \overline{x} \pm s)$

		,,,,,,,	, , , , , ,	- 12	,~ /
时间	例数	中医证候	日间咳嗽	夜间咳嗽	LCQ 评分
		评分	症状积分	症状积分	
治疗前	30 7	7.73 ± 2.50	1.76 ± 0.67	2.36 ± 0.61	7.26 ± 1.52
治疗后	30	1.80 ± 2.24^{13}	0.33 ± 0.47^{1}	$0.56 \pm 0.67^{1)}$	$16.30 \pm 4.29^{\scriptscriptstyle 1)}$
注: 与治疗前比较, 1) P< 0.05。					

4 体会

感染后咳嗽为急性呼吸道感染后,感染急性期症 状消失,而咳嗽仍然迁延不愈,持续 3~8 周。本病 属中医"久咳"范畴,此类咳嗽的发生发展多因在感 冒初期即静脉滴注抗生素或口服大量清热解毒药物, 表邪未去,而引邪人里,余邪留恋;同时,由于感染 后咳嗽的迁延,致使正气不足,无力祛邪,邪气留滞, 致咳嗽迁延不愈。其病机为邪气留恋,风盛挛急,气 道失畅,肺气上逆,辨证以风盛挛急为主证。笔者运 用针刺呼吸补法为主治疗感染后咳嗽,能降低患者咳 嗽症状积分及中医证候评分,改善咳嗽、咯痰、咽痒 症状;同时能升高 LCQ 评分,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。

《素问·宝命全形论》曰: "凡刺之真,必先治神", 针刺补泻的关键在于治神^[6], 且《针灸大成》认为"呼吸"乃调和阴阳之法,调整呼吸是治神的关键, 也是针刺取效的关键。只有聚神, 患者才能配合医者的指令; 同时, 医者在施术过程中只有聚神才可与患者呼吸相互配合,调节神气和神机, 从而达到补虚而不敛邪、泻实而不伤正的功效。感染后咳嗽因久治不愈,导致体虚卫外不固,病程缠绵,多见虚证,故笔者运用呼吸补泻中的补法治疗本病。笔者查阅文献^[7], 发现呼吸补法的操作各有不同,但呼气进针,吸气出针是毋庸置疑的;用何种呼吸方式,笔者偏向于梁丽珠^[6]的观点,即鼻吸口呼为补法。同时,因

感染后咳嗽多是由于初期失治误治所致,特别是在有 表证时未解表引邪外出,而是运用大量清热解毒、寒 凉润肺药物或静脉滴注抗生素,导致引邪人里、缠绵 不绝,遗留"风""寒"两大病理要素,导致肺脏气 机失调,故笔者配合大椎穴,施以提插捻转补法,使 针感弥漫后背,以达温补阳气、增强卫气、补肺虚泻 邪实之功。

从现代医学来看,解剖学中的呼吸肌与手太阴肺经的经筋分布范围大多吻合,且针刺大椎的针感范围类似肺脏在后背的体表投影。久咳之人,胸背部肌肉处于拘急状态,即所谓的"筋急",可影响肺的呼吸运动,针刺配合呼吸运动可使呼吸肌的正常生理功能得到恢复,有助于肺部功能的恢复而行正常的呼吸。

穴取大椎、肺俞、天容、列缺、合谷、太渊, 主因 感染后咳嗽为外感后遗留, 初起为太阳表证, 治疗当追 根溯源,温通诸阳解表,激发太阳经气。大椎为七条阳 经之会, 虚可补、实可泻, 以振奋阳气, 疏风散寒, 驱 邪外出。肺俞为足太阳膀胱经穴位,肺之背俞穴,脏有 病取之俞。列缺为手太阴肺经络穴, 又是通于任脉的八 脉交会穴, 任脉入咽喉, 可疏导咽喉及肺系气血; 合谷 为手阳明大肠经原穴,与列缺原络相配,升清降浊,宣 通气血。太渊为手太阴肺经原穴,是肺脏真气所注之 穴,同时五行属土,既可调理肺气,又有培土生金之意。 天容为手太阳经穴, 手太阳经的循行过咽部, 该穴又位 于颈部,即所谓"经脉所过,主治所及""腧穴所在, 主治所在";且《黄帝内经》曰"久咳不已,则三焦受 之",《灵枢·根结》中提到足少阳"入于天容",天 容为少阳脉气所发,针刺本穴又可调畅三焦、利咽降逆 止咳。诸穴配合呼吸补法,正气充足,肺气调畅,咳嗽 得愈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谭伟, 杨贵丽, 黄招兰. 从全科医学的视角解读中国《咳嗽基层 诊疗指南(2018年)》[J]. 中国全科医学, 2019, 22(33): 4035-4040.
- [2] 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分会肺系病专业委员会. 咳嗽中医诊疗专家共识意见(2011 版)[J]. 中医杂志, 2011, 52(10): 896-899.
- [3] 郑筱萸.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(试行)[M]. 北京: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, 2002.
- [4]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会哮喘学组. 咳嗽的诊断与治疗指南 (2009 版)[J].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, 2009, 32(6): 407-413.
- [5]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. 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[M]. 南京: 南京大学出版社, 1994: 1-2.
- [6] 梁丽珠. 关于呼吸补泻操作法的思考[J]. 中华中医药杂志, 2016, 31(4): 1340-1341.
- [7] 叶国平, 黄艳锋, 苏美玲, 等. 《黄帝内经》针刺补泻理论文献研究及其应用价值探讨[J]. 中华中医药杂志, 2018, 33(8): 3348-3351.

(收稿日期: 2020-07-16, 编辑: 朱琦)